

心香一瓣

春天命名的节日

崔子川

火车站一拨又一拨人潮
不顾雨雪,集体酝酿着一种情绪
需要风电的速度,需要盛装的红色
需要一壶酒,催燃火山岩浆的喷涌
需要抽打岁月的一串串鞭炮
回到盆地、渔村或雪岭
齐奔跪倒,在骤然惊醒的山川前

以春天的名义,一些断舍离的物事
扔给料峭的寒风。你看,乱石堆里
拼力伸展笑容的迎春花,正逆来缕缕幽香
坐在赶往春天的马车里,杯盏之间
关于爱、种子以及无数朝阳般的愿望
正越过年轮日益高耸的界碑
沿途播撒

放牧春天

刘佳琳

爆竹声过,北风学会了谦虚
几乎是一瞬间,风中的火焰在燃烧
打开红灯笼里藏的酒
一仰而尽的热
让隐隐萌动的春意
借梅花香氤氲于街头

要懂得,对新年有所赞美
赞美含苞待放的梦想
被炮竹编进炸裂声
声声震耳

新年,在自己的心坎上放牧春天
因为我有三两个愿望
一车繁星

蛇年新禧

曹 欣

新年的钟声悠扬敲响,
叩开了蛇年神秘的大门。

大街小巷中,
红灯笼高挂像繁星坠尘。
喜庆的光芒,将人间缤纷。

春联艳红,剪纸如生,
新年的故事悄然启唇。

集市里人群如潮海,
喧闹声中满是烟火的爱。
糖葫芦的甜香,诱惑着童真。
孩子们踮脚,渴望那串红晶的梦。

玩具摊前,新年小物缤纷。
拨浪鼓咚咚,竹蜻蜓欲腾,
泡泡机吹出五彩的幻景。
孩童们的笑声,爽朗纯净。

卖春联剪纸的艺人被围困,
笔走龙蛇,剪刀舞风。
吆喝与欢笑交织,热闹无穷。

在这繁华的热闹中呵,
让我们紧紧拥抱新年的深情。

年味

涂启智

年味在老人孩子殷切期盼的眼神里
新年的脚步清晰可闻
出门在外的人们收拾心情
踏上返乡归程

年味在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商品上
年货洋溢自信骄傲
春联写满喜庆祝福
车水马龙流淌满心愉悦

年味在火车站机场匆匆步履中
这群反季节“候鸟”
当二十四节气驶入小大寒站点
迎风振翅纵横千里迢迢

年味深藏于时光轮回的转角
仿佛一坛陈年老酒
俯身轻嗅,顿觉
春风满面香气悠悠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重逢,拜岁或拜年则是这场盛宴中最温暖的篇章。

让我们开启一段拜年之旅。这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情感的桥梁。走进长辈家中,晚辈恭敬行礼,一句真挚的“新年好”,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传承着长幼有序的传统美德。邻里间相互登门,笑意盈盈,简单的寒暄、贴心的问候,让社区弥漫着浓浓的温情。

如今,拜年的方式不断演变,电话里的声声关切、短信中的句句祝福、视频通话里的亲切笑容,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拜年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让我们在岁月流转中,紧紧相依,奔赴美好。

拜 岁

陈连清

般愁思,“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物质贫乏时代,拜岁的礼物也简单。包头是不可或缺的。包头用黄色的“粗纸”包折成下宽上狭梯形的平顶的包裹,其上贴一个红纸条,显得美观又端庄。这小小的包头包裹着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深深眷恋。包头里一般放桂圆荔枝干,也有放的红枣黑枣,有的买不起这些就放蕃苣干,更有甚者,里面什么都不放,是一个空壳,反正对方回岁时会如数送回的。

正月里各家各户都会尽己所能招待拜岁客。如果是“新客”,招待必定要八大碗,参胶肚采、全鸡全鸭、鱼虾蟹鳖一个也不能少,黄鱼要东海野生大黄鱼。富裕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人家也得“赶鸭子上架”。如受拜的人家客人集中到访,也须准备八大碗,但标准可低些。如一般人家的零星的客人,煲一碗糕,炒一碗面也可。毕竟拜岁在于互相沟通、互相祝愿,吃是第二位的。

一年我大娘舅家的表哥来拜岁,母亲煲了年糕招待。吃到半碗时,室外本来下着大雪,突然狂风大作,把我家稻秆亭打翻了,表兄放下筷子,冲到哪里,把散乱的稻秆逐一叠回去,我和母亲

在下面递,表兄在上面堆,堆好后又回来吃那半碗早已冷了的年糕,但他心里很热乎。

最使人难忘的是拜岁夜宿亲戚家。尽管当时住宿条件很差,即使路途很近,也要留宿,这是最使人感到温馨的。我小时候到姑妈家拜岁就是这样



拜 年

毛长明

母亲的脸上满是笑容,但嘴巴里却是不住地叮嘱:“你们的压岁钱要保管好,不要弄丢,将来要买学习用品的。”我们都爽快地答应着,而心里早有了小九九。苦于买不到喜欢的玩具,山村供销社柜台里除了几个小气球外(那时也叫猪尿泡),就别无他物。只好悻悻而归。压岁钱就按照母亲的要求,原封不动放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处。

在家过完三天的年,接着就要去拜年。记得父亲带我去拜的第一位长辈,是我的老娘。说起老娘,其实是干娘,老家对干娘称呼“老娘”。叫老娘是当地风俗,带有迷信色彩和祈愿心理,有些小孩出生后,老是疙疙瘩瘩不好带,父母就会叫人卜卦,先生就会建议其小孩叫老娘,成长才会顺利。我出生不久,估计也遇到此类情况,奶奶便叫人卜了一卦,给我到柴家认红梅娘为老娘。待长大懂事时,我已知道自己有了老娘。

大年初四一大早,我就被母亲叫醒,叫我抓紧吃早饭(那时过年三天早上是吃饭的,平时没这待遇),等下早点去老娘家拜年。虽已立春,但还是非常寒冷,我穿着一件棉袄,忐忑不安地跟随父亲去老娘家。路程不远,一条不宽的土路连接一条田间小道,石头路面年久失修,坑洼凹凸。父亲不惧坑洼,大步流星,把我甩在后头,我边走边看,生怕摔倒,走到平整的路段干脆小跑紧跟。我手里拎着两个拜年纸包,一晃一晃,手脚难以协调。邻居见之,老远就会笑问我:“去哪里拜年?”我有些羞赧,没有勇气开口。父亲抢先帮我解围:“去小孩老娘那里拜年。”

老娘的家就柴家地方,靠近路边沿,从路边往右下方走几步再转两个弯就到。老娘家的厨房门口刚好朝路,很好找。父亲让我在门外喊一下老娘。我就站在门口叫喊了两声:“老娘!老娘!”听到叫声,老娘就笑咪咪地从屋内出来,迎接我们父子。看到我们,老娘很是热情和客气。只见她身上围着围裙,连忙给我们倒水泡茶,又从房间里拿出许多糕点,有米糕、冻米糖、炒薯片和南瓜籽等,立即吸引了我的眼球和味蕾。老娘还说:“你们父子不要这么仔细(意为客气),人来看一下老娘,老娘就很高兴了,不要破费买东西。”“你们中午就别走了,在老娘家里吃饭,就是没什么好吃的菜。”其实我们本来就预备吃中饭的,老娘这样一强调,就心安理得了。

老爷(叫千爹为老爷)不善言辞,与我们打过招呼,就坐在柴灶前生火做饭。老娘的

的。我家在莞涓陈,姑妈家在马鞍桥,是紧挨着的两个村,只有两里地。那年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姑妈家拜岁,一路上我兴高采烈,觉得树木都在点头,花草都在欢笑,鱼儿在水中欢跳。姑妈年里就开始准备了各种菜肴,姑父还带我们去小山坡上挖冬笋。山间的小路,竹林都使我陶醉,使我倍感新奇。傍晚时分,七盆八碗上桌,那鲜笋炒肉、肉皮胶炖粟、泥鱼钻豆腐的香味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飘了几十载。晚上姑妈一定要留我们住宿,并早早准备了被褥。那晚小山乡的寂静、新被的香气也常常回到我的梦乡。这种走亲戚的感受是特殊的、美妙的,留给我一生的记忆。

前不久我专门去了连襟家,试图找回它。我的大姨住在箬横镇车路村,几十年前去拜岁时是两间小屋、泥地,屋檐是空漏的,夜里逢下冻雨,冻雨滴滴答答,还漏到被上,北风呼啸着从瓦缝中吹进被窝里。后来他们一家外出经商,赚了钱,将这两间小屋“翻”成三层高楼。两老住三百多平方米。我在分享他们住高楼的同时,也把思绪拉回到当年拜岁的冻雨。这种感觉是久违的、特殊的、温暖的。

拜岁,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有一大乐处就是获得“拜岁钿”。据说它可以驱邪避祸,保佑孩子健康成长。主人盛情款待客人后,主妇会将“拜岁钿”塞给小客人,小则一两元,多则三五元。



大儿子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笑着陪父亲聊天,他的烟瘾很重,旱烟杆与火熄不离手。他把烟丝添压到烟管枪眼里,双手递到父亲手上,父亲同样双手接过,把烟管头插进火熄用力吸了几下,烟丝点燃,冒出缕缕白烟。父亲抽着旱烟,和大哥聊着家常,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顿时让我觉得抽烟是非常有滋味的。父亲抽完烟后,用草纸洗净了烟枪孔和烟筒嘴,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又回敬大哥。一个细小的敬烟动作,却在我的眼里放大了其中的含义。这一敬,蕴含着一种朴素的礼仪,一种互相的谦让,一种相互的尊重。

中午时分,老娘已烧好一桌饭菜。有鱼有肉,荤素搭配得恰到好处,还有自酿的米酒,经过温热,倒在碗里直冒热气,香气扑鼻,热气腾腾。已经这么丰盛了,老娘却还不停地说不,没有什么好菜,莫嫌老娘烧得不好吃,别客气多吃点。在乡村的餐桌上,菜肴永远是“委屈”的,哪怕满桌子的菜,主人仍会谦逊地说菜少。父亲笑着说,菜已很多了,都是好菜啊。我们都开始动筷子了,老娘却忙在厨房里不出来,等我们吃了一会儿,她才端着菜上桌,并客气地对我说,你们多吃点菜,不知这菜对不对胃口?话音刚落,就往我碗里夹肉夹菜。

吃过中饭,喝过茶水,我们准备返回。可老娘硬要挽留,说什么也要吃过晚饭才准许回去。父亲见难以推辞又盛情难却,只好坐在桌子上喝茶聊天了。我趁大人谈天之际,就从小门溜出去找邻居小伙伴玩耍。一天的拜年,就这样在吃喝聊天中结束了。回家时,老娘还准备好满满的一篮子回礼,是她老人家自己做的米糕、冻米糖和油炸番薯花等糕点,还有供销社买来的一包油枣。这是老家拜年的礼数,大抵差不多,只是数量和礼品不同而已,必须带回的。看着回礼,喜在心里。我暗自高兴,拜年真是开心划算的事,不仅吃得好,玩得过瘾。大人们几乎都在边说边笑,看上去谈兴很浓、很愉快。我也和邻居小朋友玩得很尽兴。中午的饭桌上,老娘还一个劲地夸我,说我会礼貌懂懂事,是个很乖的孩子,看到老娘很会叫,嘴巴也很甜。把我夸得脸发红,但听了很舒服。而且,她还会逢人便夸我的乖,这是我事后才得知的。

其实我小时并没有那么乖,既贪玩又顽皮,大人的话左耳进右耳出,被父母教训的次数不少。老娘不知内情,只是一味地夸我,这不禁让我对老娘产生莫名的好感和敬重。现在回想,老娘虽然目不识丁,但懂得教育小

孩,且在过年这种特殊氛围里对我大加夸奖,还是挺管用的。老娘的鼓励,鞭策了我。后来我就改掉了一些缺点,真的变乖懂事了。

以后的每年春节,我都会去老娘家拜年。只不过长大后我就自个儿去了,拜年的胆量渐渐大起来,拜年的心理也老练起来。一到门口便大声叫喊:“老娘,老娘,我来给您拜年了!”后来的礼品丰富了许多,原来的草纸包逐渐被礼盒装替代了,而我拜年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难为情变为亲人情,并带着虔诚、尊敬、感恩的心意去膜拜。每年到老娘家,同样的热情客气、同样的夸我懂事,温暖着我的内心。我知道,拜年是对老人的尊重,礼轻意重。后来老娘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好了,我去她家拜年看望时,她的话里略带着一种委婉的谢绝,她说,你莫买这么多东西了,老娘也吃不了,能来看看老娘就很乖了,我就很高兴了。我听后,鼻子发酸,心里难过。

你看,她老人家一生就会用一个“乖”字来夸我,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一视同仁,唯你是乖,就是不乖也要变乖了。这是多么慈祥善良的老娘啊。老娘活到八十岁,才离开人世,我难过了好几天。没有了老娘的春节,再无缘会给老娘拜年了,再也听不到老娘说我乖了,我的心里茫然若失。虽然平时不会经常到老娘家玩,只有过年时才到老娘家拜年,但老娘低矮的身材、慈祥的脸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的音容仍在我心中。此后的每年春节,我还是会去看望表哥表嫂的,并给他们送上新年的祝福,直至表哥过世,表嫂去了外地的儿子家享度晚年。

拜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人们互相道贺互表祝愿的方式,是人之常情,人间亲情。新春佳节,无论城乡,无论远近,人们总会带着礼品和心意去走亲拜年。那你来我往的拜年客是正月里流动在城乡的一道风景线。总之,春节拜年是少不了的礼仪,只是现在大家都有很多事要忙,拜年形式和节奏变得简单快捷了,许多人大年初一就出门拜年,一天要走好几家,匆忙得连“拜年饭”都来不及吃。前些年我照常会去看看亲戚长辈。如今健在的长辈渐渐减少,我拜年的机会也慢慢减少。现时拜年的礼品丰富多样,却又找不回儿时拜年的感觉了。那个年代年龄,那份虔诚纯朴,那种亲情感念,还有老娘老屋烟卤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拜年了。